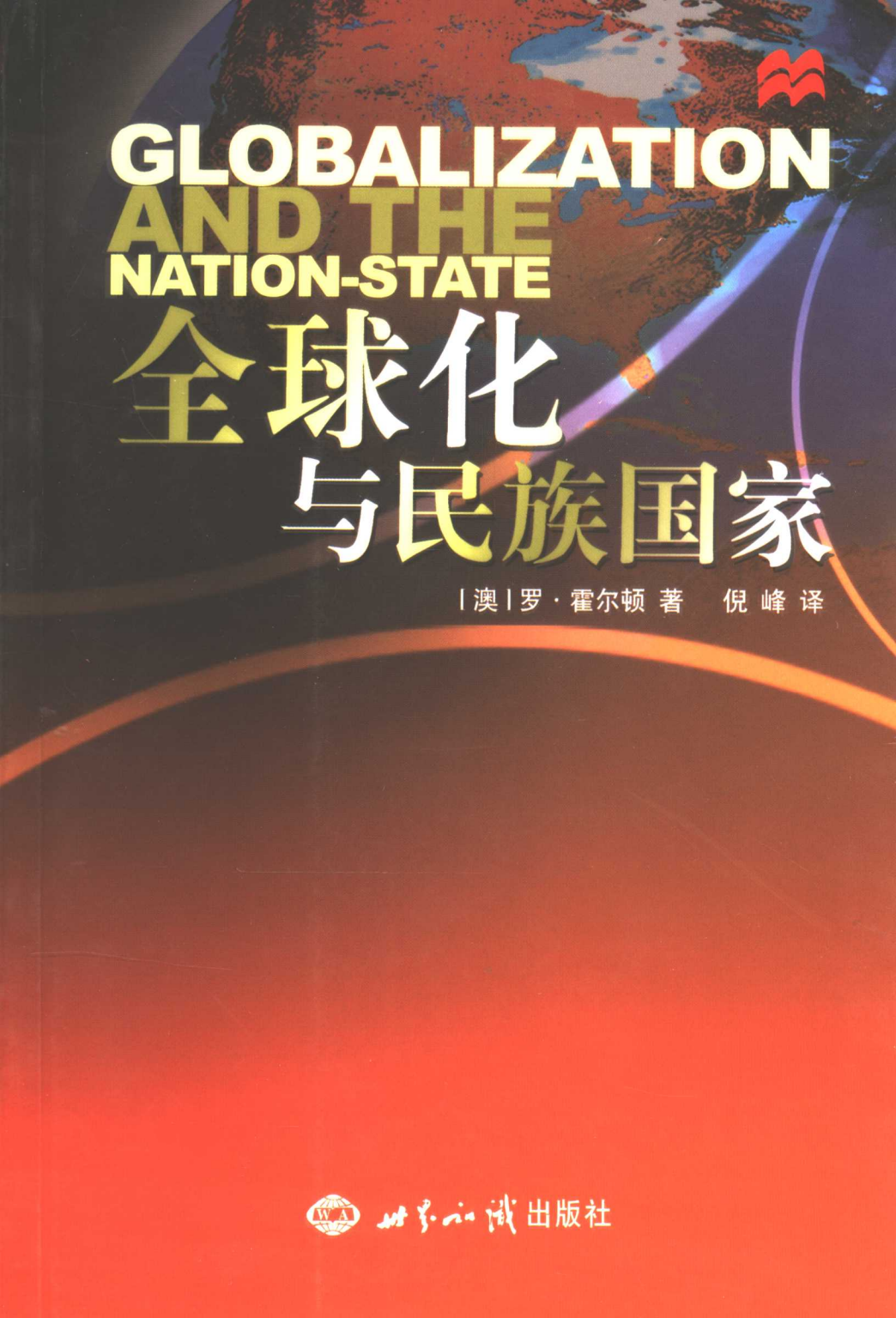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全球化 与民族国家

| 澳 | 罗·霍尔顿 著 倪峰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全球化 与民族国家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澳]罗·霍尔顿 著 倪峰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Copyright © 1999 by Robert J. Holto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acMillan Press Ltd.
through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6 by World Affair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澳)霍尔顿著;倪峰译. —北京:世界
知识出版社, 2005

ISBN 7-5012-2721-7

I. 全... II. ①霍... ②倪... III. ①国际化—研究
②民族国家—研究—世界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9184 号
图字:01-2001-2678 号

书 名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QUANQIUHUA YU MINZUGUOJIA
著 者	[澳]罗·霍尔顿
译 者	倪 峰
责任编辑	李 锋(010-65265951)
责任出版	林 琦
封面设计	中通世奥
责任校对	胡卫东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厂
照 排	北京永峥印刷有限责任公司设计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1230mm 1/32 7.25 印张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近些年来,全球化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眼里,全球化发挥着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越来越具备左右社会变革方向的力量,表现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势。许多问题也因此而生:全球化是否是西方历史和当代强权的同义词?全球化是否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同质化、甚至是美国化?全球化是否会摧毁或虚化民族国家?由民族主义导致的社会冲突能否被全球政治规则所克服?本书就是一本以宏观的方法,对全球化、它的含义及范围、历史及原动力、它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进行研究的书。

本书作者罗伯特·霍尔顿是南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社会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在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等学术领域享有国际声誉。他本人是从英国迁移到澳大利亚的,亲身体验了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因此,观察问题的视角较为客观,研究心态较为平和,立论也较为公允。他考察了有关全球化的种种流行理论,既指出了其对认识某些问题的贡献,也指出了其在某些范畴上的不足。在这种条分缕析的基础上,霍尔顿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全球化深刻影响了当今社会变化的模式和各个民族国家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能力,但它并不是某种为资本主义或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系统逻辑所驱动、威震天下且产生同质作用的单一力量,它无法消灭民族国家,更无法摧毁以种族意识或地方文化隶属关系为基础的各种文化差异。

鉴于全球化对当今世界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对它的研究已经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而且很可能是民族国家在做出政治、经济、文化决策时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特意组织翻译了霍尔顿先生的这部著作,供国内读者参考。值本书出版之际,我们愿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与各位读者共勉。

出版者于2006年1月

鸣 谢

这项研究运用了范围广泛的知识和材料，并获得了众多人士的支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学院（RSSH）鼓励跨学科研究的环境对于我将许多的线索串联在一起进行并完成这项综合性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尤为重要的帮助。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约翰·布雷斯韦特和杰弗里·布伦南，我与他们进行了许多特别而富有智慧的交谈和交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其他一些同事也对这项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是弗兰克·琼斯、皮特·德劳霍什、德博拉·米歇尔、吉姆·贾普、大卫·瓦因斯和保罗·布洛克。我还要感谢弗林德斯大学的康斯坦斯·利弗·特蕾西、兹拉特克·斯克比斯、英格丽·明斯特曼和尼古拉斯·普罗克特。当我讲授“迁徙、全球资本和民族国家”这门课程的时候，他们以自己深邃的见识给予我对全球化从正反多个方面进行描述的努力提供了坚定的支持。

书中的一些章节是 1994 年我在一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完成的，包括英国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学、加拿大的爱塞克斯大学和约克大学、葡萄牙维西的皮亚杰学院、都柏林学院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和东肯塔基大学。我要感谢所有这些大学中参与讨论的人，尤其要感谢爱德华·戈德史密斯和雷·帕尔，他们都以不同方法对我设定的研究框架表示异议。我还要感谢史蒂夫·爱德华兹，他对我的草稿提出了批评意见。

在这里我要感谢伦敦塞奇出版公司允许我刊印 R. 罗伯森 1992 年出版的《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一书中的图表 8.1 “全球领域”（The Global Field）。

我还要感谢伦敦政体出版社允许我采用 A. 麦格鲁“跨国时代的全球政治”一文中的图表 1.2 和图表 1.7，该文登载在麦格鲁和 P. 刘易斯主编的《概念化的世界政治》一书中。

资料收集对于从事这项研究来说是一个基础，在这方面我得到了弗林德斯大学外部研究项目的支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学院的“重塑澳大利亚机构项目”为我在1995年长达6个月的外调提供了慷慨的资助。在分析复杂的图表方面，我得到了卡伦·阿热曼技术上的协助。弗林德斯大学还在多语种协助研究方面提供了帮助，在这方面尤其要感谢乔治·赫尔顿提供的专业帮助。

弗洛拉·赫尔顿在我写作最困难的阶段给予了我令人难忘的帮助，正是通过她的激励，才使我的写作能够像某个品牌的陀螺那样不停地旋转。与此同时，在所有的这些努力中，桑德拉·赫尔顿成为我忠实的全球伙伴，我们的轨迹基于一个轴心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和英国的斯垂特、索美塞德之间的相互交叉。她以历史学家敏锐的才智对于这本书早先试图谈论的许多观点提出了有益的质疑。她本人有关妇女与跨国社会运动的著作对我来说已成为一种特别的激励，而我的这本书就是要献给她的。

没有桑德拉、弗洛拉和乔治·赫尔顿共同的大力支持，这本书可能永远不会完成。正是他们的支持，使我能一直保持着愉悦的心情，对待由于跨国迁徙以及环球旅行而造成的长期分离带给我的挑战。

目 录

鸣 谢	3
第一章 导言	1
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些问题	4
定义、概念和陈述	10
第二章 理解全球化:世界作为单一场所显现的历史及其表述	21
理解全球化:探求全球结构和全球网络的历史	24
理解全球化:视世界为一个单一场所	33
作为西方现代化的全球化	43
推究 1750 年以来的全球化历史	46
小 结	50
第三章 全球经济:组织、网络及规制安排	52
经济全球化的某些特征	53
全球经济更为广泛的制度化	63
全球经济的制度规制	68
全球经济中的规制与实力	74
第四章 民族国家终结了吗?全球化的挑战	81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87
全球资本主义、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	92
民族国家的历史动力	103
民族国家与对国家主权的多重挑战	107

第五章 通往全球政体?	109
导 言	109
处于变化中的政治活动的全球背景	110
国家的国际化与联合国	116
真的存在某种全球政体吗?	119
环境保护:关于正在兴起的全球政体的运作的个案研究	124
探索全球政治的概念	130
小 结	134
第六章 民族主义和种族意识:过时的遗留物、反全球化的潮流 或者全球领域关键的成分?	136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	136
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论	141
种族意识与民族性	150
种族意识与多元文化主义	154
全球化、民族国家和种族意识	157
第七章 文化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同质化、两极化或混合化?	164
全球化、文化统治和文化同质化	165
两极化而非同质化	176
混合化	182
小 结	188
第八章 结论	191
分析方面的挑战	192
规范性方面的挑战	202
参考文献	211

第一章 导 言

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化已成为议论目前社会生活时的一个重要话题。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进行观察,全球性的问题、机构和事件,似乎日益左右着有关社会变革方向以及有关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标志的讨论。全球关注几乎扩展到商务、体育、政治、时尚、环境、音乐、法律以及文化认同等各个领域。在报纸标题、杂志评论以及学术著述中不断被提及的有关全球化的发展,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全球化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花言巧语、宣传以及谬误,可以从一个角度很好地证明,全球性事务是一个流行或者说时髦的话题。然而,这些也使我们广泛地体会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变革迅速但不确定的时代。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通过相互依存的纽带,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跨越现存边界的相互渗透,地球上各个部分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往更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

假如我们仔细倾听全球化讨论,从中获得的信息是,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受到全球机构及其变化过程的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在跨国公司的支配下,以资本和劳动力大规模跨国流动为特征,在这个过程中赫然显现。关于通信的全球模式也是如此,在这一领域,包括卫星和互联网在内的电子技术,使得信息传递和非现金金融业务的办理在瞬间便可跨越国界,消除了由于距离和政治疆界而对交流设立的所有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地理学已宣告死亡。在这个被称作是“地球村”的世界上,由跨国公司生产的全球化产品和服务,实际上被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所购买。这些进程,伴随着 20 世纪大规模的人口跨区域迁移,已经促成了一种全球文化的观念,在这种文化中,认同正日益由各种跨国因素的发展而非民族国家所决定。这些发展通常被视为是一个新的多元文化或者大同世界的先驱。

全球化讨论还延伸到这个世界的政治领域。面对全球化的出现,关于民族国家死亡的预言,伴随着诸如联合国等跨国政治机构以及人权等跨国政治准则的不断增加,正受到广泛关注。以全球公民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为代表的世界秩序新形象,在迁徙和全球通信的作用下,再一次加速了对民族主义和教区主义的侵蚀。在所有这些全球化征候的下面,是一个有关单一世界或者人类社会的核心观念。在这样一个世界或社会中,所有地区的、国家的以及地方性的因素都被连接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中。

全球化讨论不仅是一个有关强大的新力量改变整个世界人口的生活及其命运的讨论,而且是一个有关每个个人和国家发现它的必要性并估价其相应位置的事务。人们和机构的典型态度通常是支持或反对全球化。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对待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而且这些事务正极大地影响着有关人类福利、健康生活以及良好社会的道德与政治关注。依据一定范围的价值观念,如社会正义和自由、个人自治和主权国家决定自身的命运、个人迁徙的自由以及有关个人尊严和安全的人类权利,全球化已经得到了评估。一些发展,如跨国公司的兴起或者建立跨国政治规则的意愿,对不平等的模式或者国家自决权的影响已受到仔细的检验。换一种方式来说,我们想知道全球化在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想对这些变化是好还是坏做出决断,并以此作为更活跃的社会行动和政治接触的基础。

对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被认识到的。通常来说,它几乎是邪恶的,是西方经济和文化利益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主宰和支配。这种主宰和支配意味着贫穷与富裕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永久化的不平等。在不同的时间段,它被形容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操纵,或者按照一种更具争议的说法是“新的世界混乱”。这里的问题不仅是永久化的明显不平等,而且还有一个被称为可口可乐(与英文“殖民化”是谐音)的世界。在这里,第三世界的人口作为标准化产品的被动消费者被迫融入全球经济,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多的了。换一句话说,经济全球化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基础。

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是从一种更积极的角度来评价全球化的。

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将全球化视为凯旋之光,它使资本主义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世界上所有的人口加入国际分工、分享市场经济的成果带来了可能性。依据这样一种看法,几年前麦当劳的汉堡包落户莫斯科标志一个重要的时刻。按照一种稍微不同的看法,全球化的另一些特点是像联合国这样的跨国组织的发展,以及像大赦国际、绿色和平国际这类社会运动的兴起,而这已成为创造一个免于冲突的世界、并将我们这个星球从过度开采及环境恶化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和宗教意愿的一个新的工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简单地讲就是一种享受,比如说,热衷于全球音乐的听众人数日益增多,以及由像鲁珀特·默多克和克里·帕克这样的传媒大亨协调组织的国际体育赛事的不断增长。

关于全球化问题迅速增长的评论和分析,直接或间接地对许多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在这些方法中,我们设想人类社会,尤其是特定社会的实践活动,是在每个单独的民族国家中展开的,这已成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典型程式。到目前为止,分析的对象通常是这样的实体,如“英国社会”或者“德国社会”,并将这样的实体看成是最大的自治体和自主决定体。目前所出现的有关全球化讨论则与此相反,它代表着一种转变,它越过了国家的边界,并将民族国家的功能与它所在的位置相互联系在一起,以此来考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全球化的话语认为,我们正处在强有力的或者说无法阻挡的社会变革之中,尽管这种命中注定现象的准确特性仍然是模糊的,并没有完全厘清。这在回答下列一些问题所面临的困难中得到了反映。

全球化是将要摧毁或虚化民族国家不可阻挡的力量吗?还有,假如是的话,它是否真的只是跨国企业总体经济力量的另一种冠名?或者,我们需要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全球化是基于单一命定趋势的一个奇异过程。我们是否应当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全球化是否是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变革不同方面等一系列过程的一个托词,而过程所指的方向各不相同?还比如,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出现的全球政治制度以及全球文化能走多远?力量不平衡是否会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由民族主义导致的社会冲突能否被全球政治规则所克服?有关单一、团结、和谐的世界秩序的梦想是否依然是一个遥远的乌托邦?全

球文化是否正在出现,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国家以及地方的认同是否将被世界主义所取代?全球化是否有限度?假如有的话,它们是什么?对于国家、社区和个人来说,在什么程度上它们依然会抵制全球化的影响,或者它们是否将以自治的方法重新设计社会组织,以抵御全球化力量的强制统治?

需要回溯到世界历史多久,我们才能追寻到全球化发展的轨迹?全球化是否是西方历史和当代强权的同义词?它起源于若干地区和若干文明,是非西方世界可以享用的吗?全球化是否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同质化,假如是这样,这是否会等同于美国化呢?全球化鼓励多样化时,国家、社区和个人能否从全球有关资源、技术、思想以及文化实践的目录中进行有选择的挑选?全球化是对人类行动和选择的一种强制,抑或是机会的源泉和资源创造性的安排,还是所有这些事情复杂的混合物?

因而,这是一本以宏观的方法,对全球化、它的含义及范围、历史及原动力、它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进行研究的书。同时,也是一本有关民族国家和族群的书。如何将众多的题目与这三个词结合在一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从我们对有关全球化讨论的各种假设进行仔细审查中开始。

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些问题

全球化讨论不仅广泛,而且也要求有一定的质量。世界上,在如此众多不同地方的生活中,有如此众多不同的方面,似乎与这样一些进程联系在一起,这些进程跨越了区域的界限,以至于在全球化的中心和边缘之间,明显地带有授予与接受的特征。这种表象尽管引人注目,却是靠不住的。当然存在着一些非常重要的超越国界的趋势,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它们构成了当代生活的显著趋势。

在全球化讨论中存在的第一个严重问题是,它没有考虑到社会生活中其他一些重要的发展,而这些发展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假如我们作进一步的观察,不难发现一些重要的发展趋势显然对这样的论点提出了挑战,即社会生活正日益变得更加全球化了。其中最重

要的是民族主义和种族意识正在全球许多地方复兴。不论是巴尔干地区、中部非洲,还是前苏联地区,许多社会组织集团正在在挑战大的结构,并以范围更小的忠诚为名确立自己的认同。这已重新导致了不顾国际社会中有相关人权的公约,进行有计划的种族大屠杀和“种族清洗”。这些进程打击了在和平解决争端基础上建立一个全球政治共同体的信心。

像本杰明·巴伯这样的时事评论家,已经通过这些相反的趋势来强调全球化的有限性。他指出,一方面存在着导向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导向文化原教旨主义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作用下,许多地方正在走向部族主义和进一步分裂。而这种两分法显然是成立的,两种不同的趋势处在冲突当中,巴伯形象地把它们称为麦克世界(McWorld)和杰哈德(Jihad)。在这里,前者代表资本主义和电子通信的全球网络,其代表形象是麦当劳和苹果公司;后者代表着重新部族化的过程或者是民族国家的“黎巴嫩化”,在此过程中,“在狭隘的仇恨的驱使下”,双方的文化立场相互对立。

在这里,对全球化讨论的挑战是,全球化仅仅代表着当代世界中两种主要的趋势中的一种,而这两种趋势所指向的是截然不同的方向。杰哈德对麦克世界,这种简洁的、公式化的表述当然有它的问题,因为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些形成鲜明对照的语言标签倾向于将相关的事务定型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即便是无心的,也会让人感到,前者看上去充满活力,而后者则充满道德主义但同时过于具有挑战意味。第二,这种两分法可能会鼓励一种简单化的方法,其中,麦克世界被打上了纯粹西方的符号特征,而选用杰哈德或者“正义战争”这样的阿拉伯词汇,看上去具有非西方、反规则的意味。它可能给人以这样的提示,全球化是一种纯粹的西方现象,不太适合于非西方世界。当然,巴伯本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将麦克世界看成是真正全球的,它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国都引起了反响和共鸣。与此同时,部族主义的力量是这样一些势力,如巴斯克分离主义、魁北克独立运动、北爱尔兰共和军,以及库尔德人、泰米尔人、祖鲁人、英卡塔人。为此,马伯希望超越粗略定型的分法,更加精细地分析全球化,而不是用地区划分来将这一问题极端化。

通过强调两分法,巴伯指出了全球化的有限性。其他一些人则用有关现代生活中差异性扩散以及其爆炸式的发展来挑战全球化理论。替代了全球各个部分向着一种共同模式的整合,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发现的是,世界正出现复杂和大量的差异性,而它通常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这些差异性可能在国家层面、在部族主义的复兴的进程中、抑或通过像伊斯兰复兴这样的重要政治文化运动表现出来。然而,这也有可能在那些以个人、地方、小团体的社会行动模式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认同的扩散中发现。有关的例子包括,由于性偏好个人权利以及妇女自决权的主张而出现的种种性政治活动,还有带有当地特色的社区活动和政治的扩散。

在全球化讨论中,一个最具争议的问题是有关民族国家的话题。随着众多跨国组织的发展,一度出现了这样的假定,由于超出它控制的力量出现,民族国家将陷入困境。这种观点当然不会被轻易击倒,因为,在这个世界中,跨国公司手中掌握的资本和技术具有很高的流动性。这明显地限制了民族国家对资源的利用,限制了它们在决定自己的命运时自主地采取行动,这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民族国家已经证明,在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自决方面,它比一些人的预言拥有更大的活力。跨国实体仍然必须依赖国家政府以确保它们目标的实现,这不仅在强大的西方国家中是真实的,而且在像韩国、马来西亚、巴西、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进一步讲,当民族国家与机构寻求跨领土界线的更广泛的安排时,它们既会热中于地区主义,如欧盟,以及最近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会热中于一些全球性的安排。

全球化看上去似乎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确,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看到的那样,每个政府、利益集团以及个人已经在以各种方式帮助缔造或驾驭全球化的进程和网络,以便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联合国,这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组织,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协调国际冲突,促进和平与稳定。另一个有所不同的例子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环环相扣的奥林匹克五环标志代表着五个大洲,它通过协调各个民族国家的政府和体育运动协

会,使得运动员在它的旗帜下展开体育竞争。在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仅在面临全球化的时候仍具有弹性,而且“国家的”与“全球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补充的,并不一定是相互冲突的社会力量。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全球化十分重要,但它并不是当代社会中惟一显著的趋势。伴随着全球化,我们可能也会发现,民族国家在继续发展,族群意识在复兴。然而,这三种趋势不能被看作是相互隔绝、自我发展的,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民族牵挂与种族意识相融合,便产生了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种族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康纳),从一部分原因来看,这至少是对全球化过程中融合趋势和力量不平衡的一种反抗回应。从这一角度来看,以下观点是有待争论的,这种观点认为,20 世纪末种族意识的复兴,与其说是全球化的失败向人们、尤其是实现了非殖民化世界的人们提供的基于历史和人们经历的文化认同的联结方式,不如说是古老、原始的部族情感的爆发。接下来,这种观点还提出了全球化与种族民族主义之间冲突大于相互补充的例证。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关于全球化与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关系,可能是相互补充大于冲突。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刚才已经提到了,这就是民族国家帮助缔造或参与了全球政治和体育的架构。

前面的讨论展示了这本书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以及种族意识这样一些题目联系在一起的原因。这样做的理由是:首先,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无限的和包罗万象的社会趋势,它将受到民族国家以及种族意识发展的中和与限制。同样,全球化的发展也对国家主权以及民族和种族将世界重新部落化的能力做出了限制。两个方面的情景都是真实的:一方面,在诸如战争的管理、人权或贸易这样的领域,国家选择将一些主权要素让渡给一些国际常设机构;另一方面,在一些情形下,全球化影响又是不受欢迎和遭到抵制的。接下来,是有关这种研究架构的第二点理由。

假如在当代生活中全球化是一种压倒一切的趋势,而不是有关全球化讨论中的一场争论,所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倾向于将全球化看作是非常新的现象,还是将全球化与这样一些发展联系在一起,如工

业化、世界市场的出现、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变革、以及西方国家的组织化和军事力量压倒世界其他地区等,并将它视为是过去 200 年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

认为全球化只是目前最新一种发展的观点,具有这样一些优点。200 年前,世界在经济、文化以及通信联络方面比今天要破碎得多。尽管从 16 世纪开始,国际经济和西方强权就开始了扩张,但是,全球大多数地区处于狩猎和农耕的状态,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有一些初级的当地贸易活动。标准的世界时间还不存在,同时远距离的交通和通信依赖帆船和畜力,所有这些构成了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 1966 年所述的“距离的暴政”(tyranny of distance),它将世界许多地区彼此分离开来。地理上的隔绝鼓励了文化教区主义和分离主义,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日本就将自己封闭起来,隔绝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的时空制度。现如今,公历主导下的世界时间已经无所不在,而中国、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日历的应用主要被限制在文化和宗教领域。与此同时,“距离的暴政”已经被通信革命所摧毁,这场革命开始于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的出现,通过计算机和卫星广播系统这样的电子产品不断得到发展,接下来又有了传真机、因特网这样的数据信息传输设备。所有这些与航空运输结合在一起,已经使世界明显缩小,信息可以在瞬间被传递出去,人们可以在 24 小时内从地球的这一面到达另一面。其影响和结果,被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称为“时空的压缩”(the 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

这些最新的变化显然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就导致全球化的变化过程而言,所有这些在很久以前就是很明显的,按照罗伯森 1992 年的说法,是一种“微型的全球化”(mini-globalization)。这种“微型的全球化”中的一些发展现象,如跨区贸易,帝国征服所导致的资源、技术和文化跨地区流动,宗教信仰和宗教狂热超越现存的政治和文化疆界形成的汹涌运动,以及由于征服或者寻找新的土地而导致的人口流动,都是几千年来世界历史的长期特征。而这些发展都远远超越了纯西方的范围,因为,这样的情景在中国、伊斯兰世界、地中海

古典文明以及早期的现代欧洲都出现过。考古学家们常常会对早期艺术品在众多的挖掘现场有着极其广泛的分布而震惊不已。

当对过去的这些理解在历史学家眼中早已变得习以为常的时候,这些东西不论是在时髦的全球化讨论中,还是在社会科学家着眼于当前、与历史无关的记述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种忽略从一定的角度看,是前面提到的许多“微型的全球化”“失败”所导致的一个后果。这些“微型的全球化”产生的是一种自给自立式的扩张,在这种扩张中,它要求建立一个单纯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结果,范围极其广泛的罗马帝国以及后来中世纪时代伊斯兰世界的扩张都是时断时续的。还有 10—14 世纪在经济和技术上充满活力的中国宋代,尽管这是一个给世界带来了活字印刷术和火药的王朝,但同样也被证明不能自我维系更长时间的发展。

所有上面提到的这些例子也许可以被视为是“一些失败者”,但是,它们非常清楚地显示,18 和 19 世纪工业化革命以前的世界远非是静止的,远非是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以及只有地方主义的眼界。以此推论,在工业化之前的世界也存在着微型的全球化,而且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当代相比可以说也是“相当成功的”,其中有技术的传播、帝国模式和贸易组织、文化的相互交叉,以及与伟大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单一和陆世界的理想。这些发展将在下一章中作进一步细致的探讨。

与此同时,在对历史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有一种现象应该加以特别的关注。这就是,如果以进化的观点看待全球化的历史,就会在全球体系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的最广泛相互关系中形成的稳定和恒久的累积基础之上,对历史设定一个基本的逻辑。社会进化论中通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变革被赋予一种历史需要,以及连贯性和关联性,而这源于人们对当代的关注。而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有关全球化的世界历史上,会将过去的“微型全球化”仅仅看作是迈向单一世界目前发展情景的一些先行者或者前期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即,在只有可能的现在和可想像的未来的时候,目前的全球化被视为以前类似发展的必要再现。它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它排除了一种历史不能完全重复以及存在偶然性的意识,而这种